

选题（20%）	说理（60%）	文笔（20%）	总分

作者：靳雨欣

学号：1700016612

学校院系：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提交日期：2020 年 12 月 19 日

寒门难出贵子？——浅议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问题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社会对于发展的要求逐渐由“速度”向“质量”倾斜，更加强调发展的持续性、公平性。发展的公平性既包括以基尼系数等传统不平等指标衡量的同代收入差距问题，也包括机会平等问题，后者的重要度量指标就是代际收入流动性。代际收入流动，是指父代与子代间的收入相关性^[7]，即子代的收入在多大程度上和父代相关^[5]，或者说子代在收入分布中所处地位相对于父代的变动情况^[4]。代际收入流动高，说明子代收入与父代收入的相关性较低，个人收入更多的取决于努力程度等个人可以控制且应该负责的因素，是机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反之，则说明社会阶层固化，贫困会在代际间延续。代际收入流动性不仅是社会公平的重要方面，也会影响到发展的效率。在代际流动性较强的社会中，人们出于对向上流动的追求和对向下流动的规避，会自然地更加努力，以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进而提高社会整体的效率，形成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内生动力。

改革开放的成果在近几年来集中显现，与此同时，“富二代”、“贫二代”的问题也屡见不鲜，似乎伴随着中国的高速发展，社会财富的阶层分化也在快速进行，底层的上升通道越来越窄，寒门越来越“难出贵子”。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问题何在？从经济因素来看，主要有经济发展、市场化、居民收入差距三个方面。

首先，经济总量增长带来的居民收入提升，无疑让居民有更多选择，能够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升个人能力，与此同时，发展了的经济也增加了对能力更高的劳动者的需求，并赋予其更高的回报，使得个人能力因素有更重要的影响力，从而促进代际收入流动。除了经济总量增长之外，人口城市化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使非农人口占比不断提升，这有针对性地促进了较低收入人群的社会流动，给了原农业人口一个超越父代社会阶层的机会。那缘何仍表现出社会阶层固化的加速？其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发展对提升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作用的不平衡性。这种作用更多的是影响位于收入分布中间位置的群体，而居于收入分布两端的群体，其代际收入流动性并未能随经济发展实现相应的提升^[3]。

其次，市场化改革一直是一个饱受争议的问题。理论上，市场化会形成以劳动者能力为核心的分配机制，打破家庭地位等不可变因素的影响，在社会观念上也会缓解非能力性的歧视，从而促进社会收入阶层的流动。实证研究也大多证实了市场化水平提升对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促进作用^{[5][6]}。但是，由于我国的市场化还不够完善，一些不表征生产率的因素也

对分配有着重要影响,例如户籍制度,虽便于国家治理,但在劳动力市场上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限制性条件,并容易形成地方保护,阻碍了更加公平的市场规则的建立,也就阻碍了社会收入阶层的流动。因此,市场化水平的提升本身会促进代际收入流动,但在推进市场化的过程中,存在一些扭曲了市场机制的非市场因素抑制了流动性。

此外,收入差距的不平等也会和机会不平等相互作用。一方面,与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相比,经济条件好的家庭有更多的资本可以投入到子女的教育中,当收入差距扩大时,两类家庭的子女教育投资的差距就越大,使得平均而言两类家庭的子女所能获得的人力资本差距也就越大。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中,低收入家庭子女的竞争力又相对较弱,从而更容易失业,而失业会造成的巨大收入差距又会进一步抑制代际收入流动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群体集聚效应会使不同的收入群体逐渐从生活空间与生活方式上被分离开,使得双方在见识和思维方式上都产生差距,这些因素都容易导致“富人越富、穷人越穷”。

目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机会不平等便是这一矛盾的重要方面。在代际收入流动性影响因素复杂的背景之下,政府应如何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提升?我认为,关键要义在于提高公共人力资本投入,确保机会均等。教育是使个人超越家庭背景限制的重要方式,中国 1977 年恢复高考、1986 年的义务教育改革、1999 年的大规模高校扩招,都使居民获得了更多的教育机会,从而有了更大的向上层流动的可能。政府应积极普及教育,同时通过财政支出予以支持。一方面,要增加公共教育投入,提升总体的教育质量、教育环境和教学资源;另一方面,要增加对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让低收入家庭子女的受教育程度不完全只能依赖于父母的收入,从而有效地缩小不同家庭的子女受教育差距。此外,也应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消除过去“城市偏向”型发展模式,破除户籍等制度性壁垒,消除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的一项重要目标是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4],在新冠疫情冲击、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形成可持续性强的收入分配格局、释放内生增长动力,具有重要意义。提高代际收入流动性,有利于“增低扩中”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进而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实现长足发展。■

参考文献

- [1] 程艳,沈利东.中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效应研究[J].统计与决策,2020,36(06):43-48.
- [2] 李超,商玉萍,李芳芝.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研究[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8,34(01):32-46.
- [3] 李任玉,杜在超,龚强,何勤英.经济增长、结构优化与中国代际收入流动[J].经济学(季刊),2018,17(03):995-1012.
- [4] 牟欣欣.中国代际收入流动的制度性因素分析——基于机会不平等理论视角[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8(03):33-40.
- [5] 杨汝岱,刘伟.市场化与中国代际收入流动[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3(01):112-118.
- [6] 阳义南.市场化进程对中国代际流动的贡献[J].财经研究,2018,44(01):128-141.
- [7] 周明海,徐杨云涛.高校扩招与中国代际收入流动[J].教育经济评论,2017,2(06):83-97+114.
- [8] 邹薇,马占利.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测度及成因[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8,34(02):13-23.

2000 字